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二

鉅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慧慤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卯歲

第五

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
祖之門有年患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
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
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

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
一日聞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
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
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
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

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詰
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
伸處圓悟徵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
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
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領出一栲栳悟
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
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慄懥而退
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
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
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
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
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
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
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慙兄且喜大事了畢
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

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
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
以丈六金欄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
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
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

集五

二

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堪服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
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慙懼問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撥破露柱曰
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
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
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
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
讐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
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
殺人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真實之言成妄
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
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
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
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
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
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
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
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
集五
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去也
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
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
鳴誰道關閑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

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
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
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
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
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
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
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倒轉曰照
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
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
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

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
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
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
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
贓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
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
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
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
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
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
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
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
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
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

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
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
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
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
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

舌大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
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
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
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
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
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
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
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
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
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衢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卽李氏子嚴正
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
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
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

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杭州太平演禪師法
席因丐於信州偶兩足趺仆地煩懣間聞二人
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
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
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
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
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
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
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
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
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
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
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
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
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

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述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

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乘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常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僵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

他家壅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塗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眾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土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干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

迥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

第五

七

擎叉打地堅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

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釤椿搖艤何日到家旣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間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茆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

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干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
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
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
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
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

卷五

八

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師席公
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
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
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
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
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不然不免
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

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
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
不相識諸禪德旣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
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
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尙須

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
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掣錫孤負平生煉行灰
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
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
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

卷五

九

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
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
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

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
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
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
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閻維

獲設利五色歸藏於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閻之玉山大

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
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
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
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
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
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
進前退後堅指擊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

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
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
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
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
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老
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

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
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

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
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

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

第五十五
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

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
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
教子胡結舌老僧鉢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

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牛了
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
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
他語拙益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
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
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
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
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
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
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
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
請開法嘉祐未幾徒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
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
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
一拳拳倒黃鵠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
然行年七十老蹣跚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
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
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
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
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
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
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
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
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體祇這些子是三世
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
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
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
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
直指師曰你聞熟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

和尚還聞熟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龍曰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師曰白白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

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箇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鼈鑿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

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解院留遺

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

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

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

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噥別處著閑房

叢林難講究邠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與

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

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浩城人自出關徧遊叢

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

泊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孟去聾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旣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渦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輶繡撻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輶一輶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於今綿綿不墜

直得偏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燦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

卷五

十

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

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徃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

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繭日深立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

人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卷五
十一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敵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瞋便下座

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名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

剃染備扣禪爲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

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毛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

鉢五

十六

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旣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詰曰老賊

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

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

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
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

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闇音誦俚
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尾教娘莫瞌睡且

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閥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

問不與萬法爲侣者是甚麼人曰法閥卽不

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閥卽不然作麼生師

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

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帢背手

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

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

第五

十七

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眾已集

仰聽雷音猊座旣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

上繩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

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

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

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

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

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

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

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旣

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

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盞爲業常隨衆參問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洞庭湖忽大悟以盞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

臨安府徑山宗果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窻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易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雑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程禪師棄遊四方從

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卽堂卒師趨謁無

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屬今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

第五

十九

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裯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

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醉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籠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文真之變其首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超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觀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侯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

冬至東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

鑑五

三十一

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菴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塵有一口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

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鑑五
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剝瘡檢點將來含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

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
也薦拈拄杖云橫按鎮錄全正令太平寰宇
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
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
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
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
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
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
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
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
俗欵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
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
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
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贊籠寄之上堂欵
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

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
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
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
舉起拂了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
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

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
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
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
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
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
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
並五
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
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
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
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

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

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

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混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鸞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

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遇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濶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撢搔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兩不曾清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覲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裏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

當時放過政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開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

三拜上堂僧問有麼有麼菴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橋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儼侗自言我以木棟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

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麞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麞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熟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

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

第五

三五

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饋秤鉗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卽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

是舉竹籠問僧曰喚作竹籠則觸不喚作竹

籠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
請和尚放下竹籠卽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籠
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
僧僧曰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
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

卷三
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

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

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
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
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
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
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熟
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
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
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

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
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
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
妙喜菴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
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音釋

堪食莊切音鵝稱脂切音倩倉甸切千士

俚甚柔實也鵠搆鵠也倩聲美好也

俚良以切音程馳貞切音歡虛音切音

戶李鄙俗也幌呈美玉也歡厥欣羨也

水深廣貌戶廣切音垓柯開切音該數名

亥音刈賢天子之名九垓三七

义音刈賢才之稱卷三